



【缘木求鱼】

或许,那一个个曾经令人无比恐惧的反向指标,正昭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呢。

别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

木木

老赵是一个系统工程师,供职于一家外资的通讯服务提供商。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老赵一贯坚守“技术”本色,对股票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东西似乎从来就没有“感冒”过。老赵唯一一次与股票的亲密接触,是许多年前供职公司的股票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时候,他被告知,自己成为公司的股东了——数量若干的公司股票已经老老实实在他的账户里了。虽然是“技术控”,但感情刺激过于强烈了,也难免有失控的时候,有了这笔“意外之财”,老赵很是兴奋起来,他准备瞅准机会把股票变现,让账面上的财富变成踏踏实实躺在兜儿里的真金白银。不过,对他这个“门外汉”而

言,股市实在是有点复杂,更何况,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新加坡股市,离他也确实远了点儿。好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持续不懈地认真钻研下,老赵终于入了门、开了窍。但造化弄人,已经成为“门内汉”的老赵,却在交易系统里怎么也找不到公司的大名,这让他颇为困惑,实在忍不住了,向公司里的“炒股达人”请教,却被告知,由于公司股票“太烂”,已经被交易所“下架”了,要卖股票,只能通过场外交易系统了;再问自己那点儿股票能卖出多少钱来,得到的回答立即让他重新“技术”了起来。老赵的股票从此就被遗弃在那里,就像根本不存在一般。一晃就过去许多年,在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里,老赵安安静静地“技术”着自己的工作、生活;其

间,中国股市演绎出的颇有奇幻色彩的起起伏伏,似乎就与他没有一点关系。那些不时从股市里蹦到舆论场上的或悲或喜的传奇故事,当然就更似乎与他没什么关系。不过,老赵的“技术人生”还是被今年底的中国股市小小地骚扰了一下,始于11月20日的一波“任性”地拉升,在老赵的心田激起一阵涟漪。12月8日,周一,又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中午休息的时候,老赵很兴致勃勃地“招呼”大家:听说最近股市不错? “一石激起千层浪”,“技术控”居然关心起股市来,办公室里马上就炸开了锅。股市里的新兵旧将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老赵都问股市了?赶紧跑!第二天——12月9日,据某些股评大仙说,这是个值得中国股民永远

记住的日子——沪指暴跌5.43%,振幅超过250点,同时放出了自沪市成立以来的交易天量——7934亿元。一如“市场演义”中的诸多神奇“反向指标”——证券公司门口看自行车的大妈、卖报纸的老头儿一样,老赵身上的神奇光辉,在办公室里就显得格外耀眼。但股市随后几天的发展,却大大出乎股市老将们的意料,从10日开始,沪指一步一个台阶,12月19日终于再创新高,站上3100点;如此执拗地攀升,让人的神经实在有点儿受不了。这几天,市场里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股市笑话,其中最冷的一个笑话是:熊市里好不容易挣到点儿钱,牛市里全亏回去了;再坚持一下吧,把牛市熬过去就好了!老革命显然遇到了新问题。据说,“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河流”的,但人类实在是一种极感性的动物,对旧知识、旧认知、旧经验都格外地珍惜;因此,依了这些旧的东西应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许多时候,就要难免感觉力不从心。今天的中国股市,早已不是十年前、五年前、甚至一年前的那个市场了,市场所依托的国内经济社会基础以及世界形势也大有不同,内外都发生了变化,看待这个市场的眼光似乎也应该跟着变一变。面对一个不断变动中的市场和世界,要想把握主动,显然就不能甘于旧知识、旧认知、旧经验的束缚,而应以新的姿态直接迎上去。有了这样的态度,应该就不会再恐惧于“老市场”的“反向指标”了,或许,那一个个曾经令人无比恐惧的“反向指标”,正昭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呢。(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儒林经济】

乡绅即使有不足,其依然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骨骼。革掉了他们的命,坏的东西自然没了,但好的东西也没了。

乡绅鱼龙混杂

王国华

1949年后,中国社会中的乡绅阶层备受打击,尤其经历文革浩劫,这一曾经支撑了社会发展上千年的文化符号消失殆尽。现在的学者乃至官方开始怀念并呼吁乡绅回归。央视甚至还专门开设过“我眼中的乡贤”栏目。这当然是好事,但对乡贤、乡绅的过度期待,将其神圣化,亦非正途。我们可以用《儒林外史》中的例子来打量打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众多乡绅形象。张静斋、严监生、严贡生、王德、王仁、杜少卿、庄尚志、虞育德、余特、余持、虞华轩等。这些乡绅有一个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有个基本的功名(秀才、举人之类)。当然,若是通学大儒,没有功名也被大家认账,都有基

本的经济基础,生活条件要比一般人好;他们可以跟上面(官方)搭上线,是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因此在乡村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做的事,说的话会被广泛传播乃至放大,成为乡民议论的话题。不过,从吴敬梓的描述中,乡绅中好人并不多。虽有虞育德的舍己为人,庄尚志的不计名利,但更有严贡生的仗势欺人,张静斋乱出主意害死人,王德王仁见利忘义,眼睁睁看着妹妹被人欺负……还有一个高潮般的场景佐证。安徽五河县要搞节孝祠仪式。虞氏家族中有位老太的神主当日入祠,方氏家族中也有位老太的神主入祠。但虞家穷,方家有钱。当天虞家冷冷清清,一个客人也没有。再看方家,祠前

尊阁上挂着灯,悬着彩条,摆着酒席。只听得西门三声铙响,抬亭子的人大声喊:“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须臾,街上一片鼓乐之声,两把黄伞,八杆大旗,牌上的金字分别打着“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提督学院”、“状元及第”等,都是余、虞两家族送的。后边的客人分作两班: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乡绅是彭家二老爷、三老爷、五老爷、七老爷,其余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大族乡绅,势利若此。其实这不仅是吴敬梓的偏见,各种史料中类似记载比比皆是。乡绅均读过书,是最知书达理的人,但免不了流俗。即如吴敬梓记载的那些官员,如范进、汤知县、汤总兵,致仕后一般也都要回

家做乡绅的。传统社会民间文化的建设与推进都要靠他们。官府的触角一般只到县一级,乡村建设基本靠自治。乡绅则是自治的精神领袖。他们编地方志、调解民间纠纷、教化愚氓、帮助官府落实各项政策等,活儿多着呢。这些官员在任上并不高明,甚至昏聩糊涂,做官时形成的毛病以及自身的缺陷,定然体现在他们回乡做乡绅的方方面面。这些乡绅,和他们传承、传播的文化一样,从来就没纯净过,自始至终是一种鱼龙混杂的东西,有很多所谓的糟粕。他们既讲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因果报应,又贪图利益、势利眼、欺软怕硬,心口不一……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也正是他们生存的“场”,水至清则无鱼,他们的“场”即如此。乡绅是传统社会的根,吸纳的是

社会的习俗,吐出的是消化后的社会风气。乡绅浸润其中,被社会风气熏染,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带给周围的人若干互相抵触的观念。这种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文化,无论干不干净,都是现实存在,也是他们延续下来的根源。他们对文化建设有好的示范,也有恶的示范。一提到传统文化,我们常多想到其优良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掉糟粕的一面。殊不知,其糟粕的一面,也是支持传统一路走好的因素之一。就像乡绅,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其依然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骨骼。革掉了他们的命,坏的东西自然没了,但好的东西也没了。这就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阶层至今被人怀念和牵系。(作者系深圳作家)



【南腔晋调】

好汉们没把小二这类服务人员当人看,用今天的话说,是价值观有偏差。

受气的小二

晋东南

12月11日,曼谷飞往南京的亚航航班上,4名中国乘客与空乘冲突,有男乘客将果壳倒在过道乱踩,女乘客将热水泼在空姐身上,敲飞机窗户。旅游局发了通报,要求调查处理亚航航班游客不文明事件,拟将其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空姐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高大上,如今已走下神坛,成为一种普通的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好做,由来已久,宋朝也是如此。《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的店小二,两颗牙没了,金老和女儿金翠莲被

乡厨控制,在酒店卖唱,晚上寄住在酒店,由这店小二负责看管。鲁达让他放人,他哪里敢放,帮厨也得罪不起啊。鲁达眼里揉不得沙子,很生气,一个巴掌打过去,打得那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的两个牙齿。按现在的标准,当属轻伤二级,鲁达涉嫌故意伤害罪。可那时哪有这规矩,拳头就是真理,小二爬起来,一溜烟跑掉了。旅店的小二遭遇不佳,饭店里的小二受气的概率也很高。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里宋江、戴宗、李逵三人的一个饭局,是在琵琶亭酒馆。宋江叫酒保给李逵切二斤肉,酒保说只有肥羊,李逵马

上翻脸,欺负我只吃牛肉,不卖给我羊肉。说罢便将鱼肝劈脸泼过去,淋那酒保一身。酒保忍气吞声,又去切了二斤羊肉。这酒馆是唐朝白居易的古迹,有书里屈指可数留下名字的一种酒,名唤作“玉壶春”,是江州当地有名的上好酒,这个名字透着一股文化的味道,就算放在今天用也不过时。琵琶亭酒馆这等气派,这等江景,这等有流云集,算得上百年老店了,可这里的小二一点也没享受到民间所谓“店大欺客”的待遇,却受尽了窝囊气。也有运气稍好的,挨打了能有点赔偿。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也闹金沙渡》里,吴用带着李逵去

找卢俊义,投宿在北京城外一家店,这里的小二没听李逵的招呼给他烧火,吃了李逵一拳,被打的吐血。好在带队的吴用是个读书人,赔了十数贯钱,还说了不少好话。即使是在操刀鬼曹正这样好汉们开的店里,店小二也不能摆脱受气的遭遇。曹正的酒店开在济州府外,杨志丢了梁中书的生辰纲后,在这里吃了肉,用了饭,还喝了二角酒,抬腿就要走人,筛酒的后生上来揪住他,却被杨志一拳打翻。这筛酒的后生,是曹正的小舅子,是亲戚,也是小二。这几个宋朝服务行业的从业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比之今日亚

航的空姐,有过之而无不及。时空推进了一千余年,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乘客泼热水和李逵泼鱼肝,其手法和思路,就像一个师傅教出来似的。空姐们好歹有旅游局做主,小二们只有忍气吞声,自己调节心情了。民间有句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水浒里打打杀杀,三国里是晚景凄凉。最坑人的是,个别好汉对小二们的暴力,完全是吹毛求疵,寻衅滋事,没有一点正当性,单就这一点来说,实在是很坏的榜样。一句话,好汉们没把小二这类服务人员当人看,用今天的话说,是价值观有偏差。(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



【说法不武】

现行大气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关于保护大气环境的责任,导致大多数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

让大气法真正长出牙齿来

刘武俊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7年来首次大修。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此次修正,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27年来的第三次修订,也是首次大规模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大气治理的基本法。在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抓紧全面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制订,1995年和2000年作过两次修改。2006年再次进入修改程序。2010年1月修改草案由环保部报国务院法制办后,一直处于“排期”状态。自2000年最近一次修改至今已逾14年之久。用14年前修改的法律治理当下的大气污染已明显不合时宜。现行《大气污染

防治法》可行性较差,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低,条款过于简单粗糙且缺乏刚性约束。现行大气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关于保护大气环境的责任,导致大多数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时有发生。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是《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大修的鲜明特点。这也是呼应全社会的共识:只有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促进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而不是转嫁到社会,让违法者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产,才能从根本上削减大气污染排放的过快增加,从根本上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大气违法违法成本,主要体现在取消了50万元罚款上限和实行按日计罚的原则。2000年版规定最高不超过50万元罚金,而“征求意见稿”则把罚金改为“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

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1倍以上3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倍以上5倍以下计算罚款。”同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可以处以以上一年度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罚款。”此外,草案进一步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的相关条款,对多项违法拒不整改行为,实行按日计罚的原则,“按日计罚”有望倒逼企业恪守大气污染防治的高压线。意见稿中,被纳入为“按日计罚”的行为包括: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的;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筑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的。建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

机制,是本次大气法大修的主要亮点。草案规定,建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对于重污染区域地区,要求制订联防联控行动计划。这规定可以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较严重区域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特别是饱受雾霾困扰的京津冀地区联防联控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目前,大气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特征,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而现行大气治理难以突破属地管理模式。各地在环保上的意愿和资金投入以及管理水平和污染控制程度也差异较大。这就需要通过立法,从法律层面确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2008年奥运会和近期举行的北京APEC会议,都采取了有效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实践证明协同治理和联防联控具有可行性。这次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就是把区域气

污染防治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对于雾霾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上看,大气法的修订思路要由过去的就污染谈污染,变为从改善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来谈大气污染防治,着力从市场化手段进行调整,不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将更多考虑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立法,从改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角度去看大气污染问题,多使用经济手段。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能仅限于作出原则上的规定,而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要更加重视标准空气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处罚标准等的制定工作。期望这次大气法的大修能够真正制定出管用有效的史上最严大气法,让大气法真正长出牙齿来,为清洁空气撑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